王文肅奏草 三

3

V
RS27.61
W15

共十二合三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四

引疾乞歸再疏

萬曆十七年四月　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拊心極危極苦再乞

天恩哀全餘命還鄉事該臣昨以夙疾成痼具

疏乞休奉

聖旨卿直節讜言竭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

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

免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陋何節可
稱何言可採然竊謂人臣幸而蒙直節讜
言之名又幸而事能容直節讜言之
士此身名俱榮千載一遇也臣雖病憒別難藉
口凡世俗所謂要名而去見幾而去不得
其職與言而去臣無一焉獨念人身百病
惟虛損爲難治惟痰暈爲不測臣今一病
骨立四肢俱痿本由脛經下陷中氣積傷
乍熱乍寒時秘時泄藥餌不能攻飲食不
能化此虛損難治之疾也四年之間在閣
昏暈者三次在班一次在家不計其數有
如
造膝五步之內而一旦忽然震驚
萬乘可謂寒心此眩暈不測之證也凡此皆臣
實病實情毫無詐託而今日正當草疏之
際會又聞家中亡妹之訃臣伏床飲泣魂
魄皆飛而尚未忍通知臣母如此度日何
啻如年臣之不能強起必矣夫病鳥鳴哀

病臣言窘臣每見閣臣會食言故同官余
有丁未嘗不流涕也當其初得疾時脾虛
食少豈有異臣之今日然日侵月錮朝支
暮持卒不能自還夫使
皇上知其必至於此則亦何苦而固留其無用
之身以責地下之報哉此目前覆轍其則
不遠而在臣兼以衰母顛連哀疚之命一
存兩存一亾兩亾其危苦又有百倍於有
丁者臣言至此亦窘甚可憐而過此且恐
有不及言與不能言者矣伏望
皇上早移眷臣之心以哀臣又移哀臣之心以
哀臣母
一言賜允舉家更生如必謂臣粗守硜硜之節
以讜直見
知則臣身雖去臣言見在正不妨次第施行以
明優臣非體面愛臣非姑息也於
聖德不益光於臣愚不益榮且重耶臣不勝冒
昧溷煩涕泣哀懇之至

奉
聖旨卿疾調理易愈且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如
何懇切求去宜專心爲國共濟時艱痊日即
出輔政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激
恩慈備陳積苦心事以祈
矜放生還事該臣昨以病苦切身煩言冒昧有
干
靜攝
皇上不加深罪反荷
優綸以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寬臣不可解之情

以專心爲
國共濟時艱勉臣無所逃之義臣感激涕洟
不惟命以
恩賤而辭亦且窮矣囁嚅累日已復三思
上寬臣以情而情非常理之所能遣
上勉臣以義而義非病力之所能任則疾痛慘
怛不更訴之
天地父母之前而誰訴哉臣兄妹四人皆臣母
吳氏所出自先臣夢祥背棄則臣母固已
無聊尚幸臣與弟妹出入更侍粗遣旦夕
而一自臣被
召入京以來則臣弟先故長妹繼寡今少妹又
故矣同胞四人之中止有臣一人見在宦
遊侍養而臣又病矣同胞之外臣母所恃
以持門戶承顏色者在家惟臣叔在京惟
臣女而臣叔臣女又相繼故矣通計一門
內外五喪偏聚在臣入官四年之內而又
偏於臣母呼吸安危之機爲獨切

皇上試偏閱廷臣中有如臣家之多故者乎試
問臣之鄉里臣除此病身之外再有一瓜
一葛可寄託以母命者乎凡病人故多悸
老人故多愁而觀此壯兒少女不夭即病
豈不益自危星殘目昃之景而興故鄉墳
墓之思也臣一病久困又因憂母病而益
困見今血衄氣喘中滿膈噎其身之朝暮
不能保而何忍再勸母西也又何忍再以
四千里不測之程而付母命於妻兒童僕
之手以圖僥倖也然則爲臣計者眞亦苦
矣傳聞故鄉異常荒旱暴骸滿途即此亦
明旨中所謂時艱之一端臣既身不能濟而反
背榮次釋樂土而就之此豈羨東皐之耦
耕南郭之安臥哉特以情出萬分無奈事
至萬分難處不得不且乞此身先全母命
而後可及移孝之忠致身之義耳伏望
皇上善理
至尊萬壽之身普推色養

兩宮之孝使糞土賤臣得以安心返哺舊林惠

徼

餘福則臣身雖去而猶留疾可望已

恩可望報也臣言氣已盡謹伏枕百叩泣血以

冀

哀俞爲此激切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屢疏懇切專爲奉母朕具悉孝情但今

東南災傷疾疫正宜留京侍養豈得堅志求

歸還遵前旨即出輔理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歸墨遵前旨即出輔理機務固辭史[illegible]

東南災傷疾疫五宜留京侍養豈得聖志未

聖旨卿屢疏懇切專爲奉旨朕具悉孝情但今

乞歸四疏

本年七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苦計窮不能及遠懇

恩姑假目前生路以圖後報事臣錫爵病逾四

旬乞骸之疏已至三

上

皇上一留再留皆本情援義非泛然體面之言

而及是則又以家鄉災傷疾疫爲之遥計

利害深中委曲臣初猶謂是閣中擬
旨出寮寀相戀之私既而問知言言內傳讀之
有不悲感痛哭者非人也臣今未論家
國之重輕且思
君親之恩誼拊摩鞠養顧惜哀憐有一毫不相
似者乎人生受恩之地何忠非孝仕宦得
意之時何吏非隱乃臣之所以汲汲如狂
嘵嘵強聒者知其目前必不能全母而且
終負
皇上也盖故鄉雖災疫臣之病母病身苟得所
欲而去則安危尚未定可以再卜報
主之期若淹留旅邸喘息待盡侍母不能強笑
哭妹又不敢出聲望
闕則有違
顏咫尺之憂拊躬則有曠日尸素之耻而臣母
見臣如此其怔營內恐且愈甚此萬萬必
無全理明矣臣前於去年十二月中蒙
恩給假侍母時臣母已病就床流涕執臣手而

諭曰

聖恩如此吾兒不可欺一毫之心但直陳父死
未葬母病思歸

聖人大孝至仁近且爲一女幼喪垂問何況言
及父母而豈有不感動也此言元輔時行
亦嘗聞而悲之勸其且從容伺間陳請今
臣之形勢轉急時行亦宜爲臣言矣臣近
又於前月莊誦

聖諭一則曰

聖母憂顧一則曰遵承
慈諭乃知惟疾之憂母心同然
皇上之愛身即所以愛及
聖母也而臣之爲母乞身不亦有可憐者乎且
臣聞仁主一言即爲和氣今
皇上累詔諸司爲東南議賑議蠲即此是湯林
之膏雨舜殿之南薰臣雖福薄豈不在大
厦一人之數乎及歸而延見父老奉宣
德意何災之不可禳何疾之不可起也願

皇上勿復憂臣臣之得請不但母子二命可保
目前且使史書萬載之下仰頌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因心錫類之孝而
清時有知足知止善始善終之臣亦何虧於
國體哉若必不得已則在京大小官員見有
給假送親還鄉事例臣之情極亦欲援例
乞
恩止求歸路扶携之便不敢望終身田畝之安
其異時老馬罷牛倘再能報
恩與否則非臣之所知而
皇上姑憐其心可矣臣不勝百計無聊感悚哀
迫之至
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着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遣官送母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子感激異常

恩眷力疾暫留乞免

差官以安愚分以悉下情事昨日臣乞歸第

四疏下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着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閣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猥以薄劣向荷我
皇上自家
召起班於四輔垂及五年未有毫髮可報稱者
而徒聞歲歲乞骸之章臥病日多服事日
少譬之頑金躍冶甘自暴棄此天地之所
不能仁也重以愚不知諱急不擇音前後
瑣屑
上聞者皆家人兒女刺刺不可了之情楚楚不
可見之狀此日月之所不能照也而
皇上屈高聽下因
親及人旣爲臣權情義之重輕且爲臣毋思去
留之利害臣三讀
温旨感涕未收適同官時行等又備宣
皇上反復傳諭之言鄭重遣官之意臣之幺麽
何意仰累
君父縈懷繾綣一至此極不惟臣五內如焚百
身可碎即臣毋亦爲之持臣伏地而泣口

不忍言病矣顧念非常之
寵常人之所不能勝非常之情常理之所不能
遣見今臣母以本階受
封常祿供養猶自嫌福薄常懷盛滿之憂若儼
然屈
皇華之使而爲之四千里護行殷天重地震驚
耳目則臣母之隕越道路無疑而臣亦豈
願臣母之有此也此愚分難勝者一昨大
醫院使朱儒診臣母脉見其臂肉盡脫驚
而問臣臣因此撫心嘗膽愈怯愈危當此
之時就令弟妹再生妻兒可託而臣屬毛
離裏之身原從何來豈有可倩人代憂分
身解痛者臣之不能一日舍母而獨留明
矣此私情難遣者二臣前疏云
仁主一言即爲和氣小人望近持此便欲驗之
目前今且勉遵
屢旨暫息歸念以觀臣母病勢何如若惠徼
生成之福氣體日康飲食少進則臣尚可挽留

臣母共承
恩眷顧不審世緣天命竟何如耳至於犬馬軀
見在病困以臣母之命較之其輕如毛以
皇上之恩臨之眞直一死故臣今日再不敢及
一身之計而直陳銜
恩請
命之誠如此伏乞
聖慈收回遣官成命姑容暫留侍母異時行止
相依庶免後悔臣之此疏實臣母泣而授
乞語免遣謗疏
皇天后土當知臣舉家感激之念也
奉
聖旨卿能體朕眷倚至意奉母留京朕甚嘉悅
聖旨差官准辭免仍宜遵屢旨即出輔政該部知
道
御筆下文書內南京給事中徐桓一本稱近

皇道之恩臨之眞直一死故臣今日再不敢及
美官准辭免仍宜遵奉旨即出轉致該部知
聖旨仰祗體朕眷倚至意奉母留京朕甚嘉悅
命奉誠如此伏乞
皇天哀且當命戒奉來慕欲遣異時行止
請依庶免後悔臣之此疏實臣母泣而授

乞免究造謗疏

本年八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明求去初心以祈

聖鑒事昨該

御前發下文書內南京給事中徐桓一本稱近

有山人匿名揭帖傳至南京謗臣傾險之

甚疑臣近者累疏乞骸爲此而發此盖科

臣知臣之素欲以激臣之留其憂在士風

在
國論不在臣也而臣之所憂乃在此心之不
明不在公論之不定蓋臣聞天下之事眞
是眞非者不必辨似是而非者不得不辨
如春中科場之謗臣之心事雖天知地知
然從來原有此欺天罔人之大臣世上原
有此踰墻鑽穴之士子此似是而非不得
不辨者也其在今日則匿名投揭者爲山
人山人之遷怒爲逐客逐客之流謗不待
於耳目顯證之京師而傳於影響不接之
南都此造言傾險之人其心術其人品不
待考問已自招承而臣一生自守之微操
幸不爲壬夫狎客所容
皇上問孰惡臣則亦可以知臣矣此眞是眞非
臣雖有褊心不能怒雖有多喙不足辨者
也臣曷爲以此求去哉前後乞骸之章
見在彼時山人私揭原未有聞原無讒謗
可避臣一言一字俱出肺腑瀝血至誠原

無詐託今憎臣者故以極相反之事誣臣
欲其必去愛臣者更以極疑似之言激臣
欲其必留臣之苦甚矣臣出山五載日與
同官共事首尾一身而人情自爲矛盾爲
薛進士之說者嫌其不爭爲山人之說者
誣其有爭政事之地如此左難畫圓右難
畫方而尚有可展布一籌者乎則臣之苦
又甚矣然臣既已許身
皇上萬若不辭但連日見母子疾病展轉難支
誠恐一旦再有溷頻愈疑觀聽以此不得
不自明此心冀
皇上之始終哀察耳至於
朝堂之上私揭亂行市井匹夫皆有意窺緣
宮禁刼脇大臣則臣不知人心世道何以一
變至此轉移之計惟
皇上圖之若臣之一身乍賢乍佞了無關於
國體之重輕而反足爲臣困心衡慮之助不
敢更望

皇上爲之多索讒黨致傷善類也臣不勝激切
惶悚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洞鑒匿名造謗的別有旨
禁緝了卿不必介懷該部知道

十八年正月元日
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繹
召對初旨懇乞
聖明決計定疑以杜煩擾事該臣等昨於
元日蒙
恩召對喜不自勝因退而會疏以
册立豫教

上請其疏內首以仰承
德意爲言者蓋
造膝語次已了然知
聖志之久定不必自由意見別有所要說也其
懇請
皇上獨斷早斷不敢望
批發外廷者蓋臣等自不欲居定策之功而亦
欲使外廷相忘於無言也此一時倉皇中
雖辭或不能盡誠而其汲汲於揚
主之明成
主之志則股肱之爲腹心子弟之孝父母無以
加焉乃昨日忽奉
御批以豫教册立分爲兩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爲離間則臣雖至愚有以知
皇上謙冲之德慎重之心姑借此以杜煩擾而
非
聖志眞有所未定也雖然人臣孰敢當離間之
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愈疑以爲
聖心苟非有欲諱之事則何苦禁人以難受之
名臣竊恐自是言者愈衆
皇上聽之愈煩當此之時在廷無一人出而爲
皇上剖疑定紛折衷成美豈非忠臣孝子之所
羞史書萬載之遺恨哉臣不佞受
知受
眷竊自揆圖報不當在衆人後敢畧陳固陋爲
皇上分明之凡稱離間有二本貴而間使賤之
本親而間使疎之今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册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陳豫教之
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凡離間之人亦有
二或忤意於父而間之於子或失歡於弟

而間之於兄今臣等視
皇上歡然一堂藹然一體而其視
兩皇子如芝共秀如玉共珍又何分彼此而
間也凡非離間而蒙離間之疑亦有二上
不信其下則或以拂諫而生疑下不信其
上則或以強諫而致疑若今天下之人心
則
皇上已久信之而
皇上之本心天下亦共信之
冊立之舉早晚期於必行臣等不過傳兩信之
言遂必行之計耳上無所拂下無所強又
何自而疑爲間也夫離間之疑明然後臣
等可稱爲
皇上之臣而
皇上宜亦可以信行臣等之計矣於是臣乃敢
更進其餘說焉夫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
以讀書識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將使
接近師儒講明義理以養成作聖之器以

豫培有道之長即如
皇上之生知且六齡而出就外傅乃
皇長子加九齡矣臣等且親見金堅玉潤之
姿非弱矣
皇上雖已於
宮中課之讀書然讀書而不出閣聽講則何
名豫教出閣聽講而無位號則豈有平巾
褻服可臨見羣臣者又豈有氣體能勝春
弦夏誦之勞而獨不能勝受
冊登拜之禮者今顧顧方家尚以勿避風日爲
鞠養之宜閭閻賤息尚以早親師友爲箕
裘之計豈有
天子之元子而顧可以深居
禁闥爲慈愛久遜尊名爲謙抑者故
豫教與
冊立雖兩事而實相爲表裏行則當並行又
當斷自
宸衷而早行不當迫於公論而後行也乃委巷

管闕之見或又有謂
聖意恐
中宮
皇貴妃
恭妃之間難處有待而不輕授者考之前史
漢明帝立馬后時年纔二十一歲而隨立
賈貴人之子炟爲太子命馬后母之今日
之事以
中宮爲馬后以
恭妃爲賈貴人無所不可不必使
恭妃遂加
皇貴妃之上也又如繼是而
中宮有子則雖位號先定以庶讓嫡亦無不
可不必置此見在之主罷而久懸未來難
必之望以疑人心也又如果欲少遲以示
謙讓則當
明詔臣等刻期來歲舉行人心亦且自定不必
更爲兩可未決之言厭人擾而反趣之擾

疑人間而反自爲間也夫任勞任怨主持
國是眞大臣之職然事之當任孰有大於
建儲者乃
皇上獨責臣等以推諉而天下且共責臣等以
依阿臣等雖欲任而不能任也先是
宮府間隔小人或妄覬非常以致議論紛呶
朝綱日紊而臣等身日居風波之中無所
據以鎮服之乃今喜奉
內宣
皇上之謦欬嚬笑已宣付史官臣等之面目脈
肝已洞悉
聖鑒而惟此極順極明之事一降階序一辭信
宿便覺與初
旨異同臣等自是剖心不可示人兩舌不可傳
信雖能任而不敢任也伏望
皇上鑒臣一念忠愛之心採臣一得芻蕘之見
將臣所
奏

密覽而親裁之決計定疑永杜煩擾仍望毋煩
批發以爲臣名庶愛勞並行
子聖而
父益聖少長成帙兄安而弟亦安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再請豫教疏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聞自古人君有一言一動之善則爲之
臣者相與導揚而將順之使明示天下昭
垂罔極況我
皇上之聖德聖度百王讓美而臣等又得于親
見親聞千載一遇者乎夫元日
召對業已宣付史官君臣之親古未有也先是

外廷擾擾有以
儲宮未定爲疑者自
皇上手擁
皇長子令臣等就前諦視面承金石之言然
後人人曉然知父子之有親長幼之有序
不必疑於
聖德矣又有以言路未開爲疑者自
皇上出雒于仁妄言疏于袖中雷霆之威垂發
而霽然後人人曉然知矇瞍可以誦蕘牧
可以規不必疑於
聖度矣乃連日以來臣竊惟前疑方解後疑復
生臺省紛紛異同之論或露章顯諍或屏
立私語不曰
册立預教之請何故不行則曰鄒元標姜應
麟等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發夫九重閟
密之中苟眞有難明之心難處之事則
天子姑亦與二三近臣自信自知而不必顧外
人之議其後可也若心本易明事本易處

則

皇上昭昭之天日何苦而更自立于曖昧之地

以疑人心臣等鑒鑒之見聞又何恐更爲

含糊之說以負

皇上哉見今

册立之典雖未舉行然

皇上自有長幼之說在臣等執之有券待之有

期不必更爭歲月之早晚以瀆

聖聽也若預教一事則不論

皇長子

皇次子年至九齡並當出閣臣等今年爲

皇長子請亦將待後年爲

皇次子請乃輔導至急之務亦

國家至公之典不知于事體有何嫌疑而

皇上爲之久遲未決此極易處之事而故難之

道聽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將曰

皇上且托以萬年之業而何靳于一日之教也

且并異日之

册立而疑之是

皇上之明能照四海而反蔽于目睫矣臣伏見

年來主仁臣直人思進言然就中狂言抵

皇上觸則孰過雖于仁者此而可容何人不容

而當吏部之以姜應麟黄道瞻孫如法量

移請也不報繼而以鄒元標補官請也又

不報此極易明之心而故晦之道聽之人

求其說而又不得則將曰

皇上果樂聞其言而何不樂用其人也且并今

日之受諫而疑之是

皇上之量能容百川而反隘于勺水矣臣庸瑣

伴食本不當獨言

宫禁事但念

召對之日

皇上親注目顧臣披心示臣臣之一言而

皇上爲之轉圜聽臣雖至愚其感激

二天之恩而矢圖國士之報

皇上宜亦察其無他腸矣則何不試採臣言霈

然發
旨明示
皇長子出閣定期使秩宗具其禮儀臣等擇
其官屬以上成
皇上愛而能勞之
聖慈下成
皇長子蒙以養正之聖學內安
兩宮聖母孫謀燕翼之心外安四海臣民主器
元良之仰豈不美哉豈不快哉至如鄒元
標等諸臣或甄錄在前理無追癈或懲艾
已久法得敘遷又或有言雖無當而其人
無他過其意在納忠者
皇上既大開日月之明則當盡收之覆載之內
使之滌前愆而圖後功亦令目剖疑定紛
一助也又如報功不實之李材
皇上赫然用不測之威懲一警百德意甚盛但
執引紅牌定罪未免枉有司之平而貽公
論之惜此亦宜稍爲寬減以示

聖心太虛無溢喜無留怒無當斷不斷之事情
無宜發不發之章奏而臣庶景從萬方和
會矣臣言至此誠見今日傳聞目舛議論
目生
主德愈隆則羣下之望德逾備邇臣不言則遠
臣之煩言愈多
皇上雖躬爲堯舜之主而世鮮沕穆之風事必
極明極順心必極怨極公然後可以見信
于天下故臣願
皇上推廣元目
召對之旨使
聖德聖度始終爲天下明信而不願使天下知
其言出于臣爲此密以揭帖進覽
皇上倘賜施行不必更煩
批發亦見臣純心爲國爲己具疏節次陳情疏
主狗馬一念之至誠也謹具
題以
聞

母疾請給假疏

本年　月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母病事臣母吳氏見年七十六歲

素有痰疾日久未痊已具臣節次陳情疏

中然猶恃脾氣未衰可以支持飲食亦可

以不妨公事一面侍親調理不意今春二

月以來痰涎轉纏寒熱時作粥湯少進醫

藥無功臣母子之情既不忍于暫離公私
之務又不可以兼理爲此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暫予數日之假以便晨昏省侍料理湯藥
俟臣母疾勢稍安即當黽勉赴閣不敢久
丐
寬恩以虛職業亦不敢遂謀引決以負
眷知也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爲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得
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

到閣題知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於本月初八日以母疾乞假調理奉

聖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欽

此伏念臣母猥以衰年久嬰弱疾近復加

以感冒發熱勢甚憂危上賴我

皇上弘開天地之心曲憐母子之命

寬旨一下歡藉舉家連日以來臣母因見臣朝

夕侍前手調湯藥稍覺精神舒暢痰涎減

少雖病根未保其全除而元氣可期於漸
復自今以往臣母未盡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也臣昨奉
御劄仰知
聖體在調雖身繫晨昏而情懸
君父況值百官避舍修省之期尤非大臣久安
私第之日爲此不待
見朝先期詣朝房宿歇隨於今日
午門行禮之後即刻進閣供事臣不勝母子

銜
恩激切之誠謹具
題以
聞奏爲因災省已自陳不職以祈罷免事伏念
臣本迂愚不適世用過蒙
皇上拔之草野之中寄之腹心之任應
召在途會犬馬病甚欲乞骸骨者屢矣而時值
方內小安

復自今以往臣母未盡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也臣昨奉
御劄仰知
聖體在調雖身繫晨昏而情懸
聞父況值百官避舍修省之期尤非大臣久安
[illegible]第之日爲此不待
[illegible]宿歇隨於今日
[illegible]行禮之後即刻進閣供事臣不勝母子

因災自陳疏

本年五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災省已自陳不職以祈罷免事伏念
臣本迂愚不適世用過蒙
皇上拔之草野之中寄之腹心之任應
召在途會大馬病甚欲乞骸骨者屢矣而時值
方內小安
明主憂勤於上

煖閣

召對

郊壇步禱澍雨旋應謠頌日騰臣竊不自揆以
爲遘此上下泰交之遇未必無涓塵之有
補於天地者即使臣唯唯隨行默無獻替
而仰依
皇上日月之末光棫樸兎罝易爲吉士天下後
世未必遽以臣爲罪首也而今則有俯仰
皆慚心口自愧欲頃刻安而不可得者臣
之在事滿五年矣撫今追往猶記萬曆十
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見
朝是日微雨
皇上猶旰食聽講至二十三日
面恩是日酷暑
皇上猶雞鳴視朝今五年之內
朝講一月疎一月年少一年皆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起家時一路所閱南北
光景桑麻彌野枹鼓不驚今五年之內四

方無歲不告災北胡南寇在在生心此又
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太倉藏錢廩粟前戶部
官開數示臣尚支數年之用今五年之內
楞然一空而各邊請餉各省請賑茫無措
處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丙戌之歲群臣紛紛
冊立
上請臣時於會試場中傳讀
聖諭知大計之久定乃五年內竟未舉行連
豫教最急之務亦尚停閣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伴食同官三臣之後職業不
修票擬不當尚可分謗于人若此四事乃皆
當臣之身目見天時人事化和氣爲氛祲
國計民生轉豐亨爲蹙迫而臣曾無一籌補
助其間此亦可使三臣任其咎乎臣才力
駑下所受於天惟是日恪位署畢命奔走
猶可將勤補拙而復不勝烏烏之私歲歲

乞歸時時丐沐什一在私什一在公
皇上試觀三臣中復有如臣之潦倒遲頓尸祿
負
恩者乎中書何地此日何日奈何以鼎鼐樞衡
之重而懷進退維谷之思當凋殘桿杭之
秋而營陸沉仕隱之便縱
皇上能寬而貰之其如臣出山狗馬之初念何
哉見今
京師亢旱風霾人情洶洶求其召災之故而
不得則有妄傳
宮庭舉動歸過
皇上者臣誼屬股肱職叨輔弼居常每念古忠
臣令誹在已譽在上之義爲之怛然愧心
況茲天譴在上人言在下
主德之未光則臣不肖之身實累之萬萬無安
心素餐之理矣伏望
皇上察臣無狀首
賜罷免銳然與二三輔臣厲精更始使病臣退

安無能之分而猶得遥詠太平之澤是即
所以保全臣之始終也臣無任悚息待罪
之至奉
聖旨灾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給假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事該臣昨以灾異自陳奏乞罷免
奉
聖旨灾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之奉職無狀

心口不能自諱
皇上不以臣之罪罪臣而反以臣之戇知臣報
非常之遇易報非常之知難臣于此時即
不能仰副
皇上霖雨之思亦願身爲犧牲以分
主憂以荅天譴此豈優游稱病之時哉而會臣
于本月初四日陡發寒熱轉藥轉病頭不
能支枕足不能扶床群醫拱手莫能名狀
臣既以樗材無用尚未贖于前愆又恐蒲
質易凋終難圖於後効必須寬假旬日觀
病勢進退何如乃可以定臣之去就耳然
臣一月之間爲母爲身頻乞休沐臣誠不
勝悚惕盖灾因禍過病逐憂生力不從心
豈其獲已伏望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偶疾暫准給假宜善加調攝痊可即出